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籍荊南義勇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七

孝宗皇帝七

乾道四年春正月甲子朔　是月籍荊南義勇民兵

先是前知荊南府王炎奏荊南七縣主客佃戶共四萬有奇丁口一十餘萬臣依舊籍雙丁以下及除官戶并當差戶人外淨得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只教閱一月若此以贍養官軍八千四百人歲當錢四十萬貫米一十一萬石紬絹布四萬餘疋令纔歲費一萬四千石錢二萬緡獲此一軍之助利害豈不較然易見

大事記曰乾道四年籍荊南義勇淳熙申嚴保伍

蠲福建鈔塩錢

欲盡蠲無名賦

法而張栻在廣西則行保伍在湖北則修義勇而
民兵強矣

二月甲午朔　是月詔福建路建劍汀邵武四州
軍科賣官鹽擾民戶可將本路鈔鹽一項盡行住
罷轉運司每歲合抱發鈔鹽錢二十二萬貫並與蠲
免却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并將椿留五分鹽本
錢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得更以責
鈔鹽爲名依前科敷擾擾初臣僚極言其弊詔令前
漕臣沈度陳彌作看詳來上遂有是命未幾沈度奏
事　上曰前日觀卿所奏鹽事已盡蠲十五萬緡以
寬民力且曰朕意欲使天下盡蠲無名之賦悉還

放四川鈔鹽綱　給僧牒助四川總司　蔣芾右相　振諸州饑

祖宗之舊以養兵之費未能如朕志又言四川有鈔鹽綱有歲計鹽綱鈔鹽綱者為抱納鈔鹽錢窠名歲計鹽綱者每斤除分隸增鹽錢鹽本等錢外其餘係州縣所得市利錢即以充納上供銀錢等用令鈔鹽窠名已盡行除放州縣只是搬賣一色歲計綱須令置場出賣不得科抑於民　給僧牒一千道紫衣師號五百道助四川總司　以蔣芾為右僕射王炎賜出身僉書樞密院事　雨雹大雪　三月癸亥朔詔舉制科　夏四月壬辰朔　是月振綿漢等州饑尋以饒信及建寧府等州饑遣司農寺丞馬希言同提舉常平官振濟降僧牒一百道付建寧府戶部降

進呈欽宗實錄帝紀　李燾上續通鑑長編　命歲按倉儲

米五千石賑衢州饑荊南府僧牒二百道衢州一百道饒信米各三萬石雷州水賜十道　進呈　欽宗實録并帝紀禮部員外郎李燾奏修史先進呈帝紀自淳化始凡所以先進呈者羣臣筆削或有失當因取決於聖裁故號爲進呈紀草　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二月　五月壬戌朔　令常平官歲按倉儲　六月甲午　上曰昨日汪消對云去秋江西水數州之民至有無藁秸餵牛者朕都不知陳俊卿奏去秋沈樞亦申來言水災陛下所以預令理會和糴　上曰卿等更別措置令後水旱須令實申來蔣芾奏曰州縣所以不敢申恐

命奏
水旱
之災

朝廷或不樂聞令陛下詢訪民間疾苦焦勞形于王
色誰敢隱　上曰朕正欲聞之庶幾朝廷處置賑濟
尋詔諸路漕司以水旱之實聞州縣隱蔽者並寘于
法　辛亥度支趙不敵言方今一歲內外支用之數
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奇又以一歲所入計之若使
諸路供億以時別無蠲減拖欠場務入納無虧則足
以支一歲之用不闕然賦入之窠名猥多分隷於戶
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場酒課之類則
左右曹掌之如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香礬之類
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椿倉部則專糴本催理雖
散於五司悉經於度支籍之古人量入爲出之義則

置度支都籍

命監司郡中按察

禁北裝音樂

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其所入之數也哉臣因置爲都籍會稽窠名總爲揭貼事雖方行簿書草具而條目詳備固已粲然易考欲望付之本曹自茲爲始歲一易之庶幾有司得以久遠遵行不惟財賦易以稽攷抑使胥吏無所容奸從之　丙辰詔守臣罪狀顯著或職事不舉而監司不即按劾却因他事發覺三省具姓名取旨守臣不按知縣亦如之　秋七月壬戌臣僚言臨安府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爲北裝聲音亂雅好爲武樂臣竊傷悼中原士民溺於習俗延首企踵欲自致於衣冠之化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東南禮義之民乃反墮於西北之習而

命官放傷
選檢災

臨決係
軒遣囚

不自知甚可痛也令都人靜夜十百爲羣吹觱篥撥月琴使一人黑衣而舞衆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不可不懲伏望戒敕守臣檢坐紹興三十一年指揮嚴行禁止詔從之　甲申詔諸路運司行下所屬將災傷處各選清强官遍詣地頭盡與檢放或不實不盡有虧公私被差官并所差不當官司並重作行遣其被水甚處令監司守臣條具合措置存恤事件聞奏

是月親錄繫囚先是詔以踈決並爲文具令有司具祖宗典故朕當親閱至是後殿臨軒決遣罪人

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陳俊卿兼知樞密院事言於　上曰臣自叨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内降

陳俊卿乞密繳内降

政事復歸中書

龍大淵死欲召曾覿

旨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爲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爲後時今以參預首員奉行政令欲乞自今内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時繳奏或次日面納　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俊卿每勸上親忠直納諫争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寛卹民力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俊卿曰召三五人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於是上於俊卿之言多所聽從大抵政事復歸中書矣

龍大淵既死　上憐曾覿欲召之陳俊卿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若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願先罷去　上感其言遂止不召　贈王忭

贈王悅官

不妄用一毫

論漢宣中興

官悅知衢州死之日百姓巷哭即爲立祠於徐偃王廟其喪出城百姓號慟聲振原野悅愷悌慈祥視民如子是春乏食悅發廩勸分使百姓不至失所自中夏闕雨悅竭誠祈禱絶不茹葷早晩一粥凡月餘日題之壁間有乞爲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之語竟以是卒詔贈直龍圖閣仍宣付史館 八月乙巳度支郎官劉師尹論頃年因軍須額外創添賦入欲乞漸次裁減以寬民力 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爲百姓又論漢宣帝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上曰宣帝中興只此數語令吏不稱職所以民未受實惠

臣留正等曰昔司馬光言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

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誅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一朝恩澤之賜責臣一日飲宴之費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嘉祐盛時 仁皇聖德光言猶若是況東南財計有限用度至廣自兵興以來創法增賦不知其幾倍矣已增者既不可遽減日朘月削民不堪命惟有節用之策庶可以寬州郡之力耳 壽皇即位首以恭儉率下因議臣乞減添賦以寬民力聖訓有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姓又及於吏稱民安之效二十八年孜孜愛民終始如一所以固邦

不罷胡與可賑給

行乾道歷

李燾言諸歷沿革

本於無窮也

癸丑知溫州胡與可以支常平錢五百貫并係省錢五百貫賑給被水人戶自劾 上曰國家積常平米政為此也可放罪 是月行乾道歷初將統元紀元歷與劉孝榮所獻新歷委官測驗互有疎密遂令太史局參照新舊行用尋禮部侍郎程大昌言新舊歷官互有異同難以參照而新歷比舊歷則為稍密遂詔令太史局施行新歷以乾道歷為名未幾禮部郎李燾言歷久必差自當改法恭惟 列聖臨御未有不更歷者獨靖康偶不及此令統元歷行之既久其與天文不合固宜況歷家皆以為雖名統元其實

紀元若紀元又多歷年所矣歷術精微莫如大衍大
衍用於世亦不過三十四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
隨時改歷此道誠不可廢抑嘗聞歷不差不改不驗
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
之是然後用之此劉洪要言至論也舊歷差失甚多
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明效大驗但比舊歷稍密
爾厥初最密後猶漸差初已小差後將若何故改歷
不可不重也謹按　仁宗用崇天歷自天聖至皇祐
其四年十一月月食歷家言歷不效詔以唐八歷及
本朝四歷參定歷家皆以景福為密遂欲改歷而遂
義叟獨謂崇天歷須行逾三十年方將施之無窮兼

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脗合辰刻長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　仁宗從羲叟言詔復用崇天歷羲叟歷學爲本朝第一歐陽脩司馬光輩皆遵承之崇天歷既復用又十三年至治平三年始改用明天歷歷官周琮等皆遷官後三年明天歷課熙寧三年七月月食又不效乃詔復用崇天歷琮等皆奪所遷官崇天歷復用至熙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歷奉元歷議沈括實主之明年正月月食奉元歷遂不效詔問修歷推恩人姓名括具奏辨故歷得不廢先儒蓋謂括强解不深許其知歷也然後知羲

科舉不用異端語　論任賢使能

史所稱止於敬授人時不必輕議改移者不亦至言要論乎欲乞朝廷察二劉所陳及崇天明天之興廢申飭歷官加意精思勿執令是益募能者熟復討論更造密度使與天合庶幾善後之策也詔送太史局仍令諸路求訪精通歷書之人　九月壬申禮部員外郎李燾輪對論科舉等事　上曰科舉之文不可用老莊及佛語若自修於山林何害儻入科場必壞政事　甲戌戶部郎官曾逮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於賢曰任於能曰使則賢能之任使固不同今以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謂之使能此不可不辨　上曰論得甚好

臣留正等曰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傳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自昔人君之治天下賢之與能未始不兼收並用之也夫賢以德能以功人固不可望之皆賢然曰能治民有益於民可也貪暴而不恤謂之能可乎曰能治財生財有道可也聚斂以賈怨謂之能可乎曰能治兵恩信以撫士可也殘民以逞謂之能可乎曰能治刑哀矜以折獄可也舞文爲姦謂之能可乎所謂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皆以能而使之則小人之姦黠者始得以自容此治功之所以不立也臣僚論宣王中興在於任賢使能而謂使能不可以

用才在辨邪正

不辨 壽皇嘉納之真聖明之見哉

癸未新差權發遣衢州劉夙奏對論朝廷不當顓以才取人 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

臣留正等曰君子小人才德之辨先儒論之詳矣蓋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如元凱之賢謂之才子是也後世之所謂才則辨給以禦人詭詐以集事行險僥倖斯謂之才然則以德而論才才固未始或殊捨德以論才而君子小人所由判也壽皇因廷臣論朝廷不當顓以才取人謂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大哉言乎可謂得察才之道矣

讀尚書於畏天

冬十月辛卯前四川制置使汪應辰面對讀劉子至畏天愛民　上曰人心易怠鮮克有終當以爲戒上又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應辰奏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然一部尚書中君臣更相警戒言語雖多要皆不出此道　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臣留正等曰畏天愛民君子之常道也知畏天則知愛民矣上下之勢雖若相遠精祲之交其應甚速苟念慮之微一毫末至則必有感召而不可誣者而況見於行與事哉故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壽皇覽廷臣之奏有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且以人心易怠鮮克有終爲戒此足

以見聖心無一日而不知畏天亦無一日而不知愛民也他日又取尚書所載天事編為兩圖名曰敬天朝夕觀覽以自儆省所以祈天永命無疆惟休者端在是歟

是月蔣芾起復左僕射陳俊卿右僕射芾辭乞終喪詔從之先是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某人上命召之俊卿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稱其有才俊卿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上曰卿等可召問之俊卿召琪責之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楊州奏昨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俊卿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俊

治琪聖罪

王詐旨

卿曰若亦即琪爲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議以聞退至殿廬遣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俊卿亟草奏言曰王琪妄傳聖訓移撥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令也人主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此而不誅則亦何所不爲也哉謹按律文詐爲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容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某官張方者以某事發覺俊卿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琪事復以爲言上乃恍而從之事下

陳俊卿乞御筆奏

兩日則又有旨収還前命後卿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爲之耳即具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一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奸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申比但以来漸至隳紊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聞及此踰月又因王琪奸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而夏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令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户部取財□□

口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爲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
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出内陛下
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决於陛下臣等非敢欲
專之也況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
収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爲後日
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
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體察翌日面
奏　上色甚温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
卿等耶　先是劉珙進對語切遂忤　上意旣退御
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宫觀俊卿即藏去密具奏
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珙與王炎畧更一兩字即以

陳俊卿申理劉珙

投進以爲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前申請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旨爲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　上色悔久之又奏言珙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顧且留之　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　上然之乃以珙爲江西帥俊卿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　上手札留之俊卿請益堅　上不許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　上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大閱於茅灘

太子閱茅灘

召魏掞之

魏掞之乞黜王安石父子而爵程氏

上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賞有加焉　十二月戊子朔　是月召魏掞之以諸司薦其行高識遠學術該通孝於親友於弟召赴行在至是入對　上曰治道以何者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掞之議論可采賜同進士出身除大學錄將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掞之先事白宰相曰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爲先其次尤當使

授林彖官

江鄂荊三處軍費

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令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皆不見省則移書杜門以書賀責宰相語尤切抜之前已數數求去遂以迎親予告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抜之自少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尋以病卒聞者惜之（抜之已見紹興三十一年）

先是福建諸司薦興化軍仙遊林彖行義召不至諸司又薦彖行義授迪功郎添差本軍教授

是歲蠲廣德軍月樁錢

湖廣總司申江鄂荊襄三處軍馬歲約用九百八萬四千餘貫

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奏興洋之間

虞允文招西川義士

陳俊卿諫鍛鑛

紹興初義士係籍者以七萬計今所籍興元洋州大安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金房等州雖未申到約亦可得三萬人則西師之勢壯矣歲可免六七百萬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爲利便甚明　有以四明銀礦獻者　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陳俊卿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之士有以窺陛下也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夫天地之産其出無窮若愛惜撙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

之明州使权其贏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矣此事當是俊卿爲參政時然不得其月日姑附此年之末

乾道五年春正月戊午朔　是月徐子實新知無爲軍陳獻屯田利害　上以其可采遂除大理正充措置兩淮屯田官　二月辛亥中書舍人汪涓奏按中書舍人於制敕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駮正中書違失各盡所見同歸於是近年以來間有駮正或中書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則是中書門下混而爲一非　神宗官制所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之意　壬子又言詔令之出始於中書又經門下審覆然後付外謂之成命近來以來往往書讀未定即

已行下所屬或傳報於外詔制勅未經兩省書讀勿行

臣留正等曰唐制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故太宗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必設官本意也本朝建置三省實踵唐舊今既不各置長官則中書詔勅不便惟舍人得專論奏而經由門下駁正違失固給事中責也兩省設屬各有攸司彼其緘默順從者固無足責而列名同奏踰越職守亦豈設官之本意哉此　壽皇聖帝所以亟可汪涓之奏

罷制國司事　上言不任私意

蓋有意於正名實存紀綱矣

是月雨雹　罷制國用司以其事併歸三省户房

三月戊午明州州學教授鄭耕道進對奏　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對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屢稱善夫知道理爲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　上曰固不當任私意

臣留正等曰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親與故者若不顧道理則曰予無樂乎爲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私意又安得不肆　壽皇聖帝因臣下論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當任

私意嗚呼盡之矣

壬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　上曰到任應有事與鄭振同共深熟議論淮甸義兵可依時教閱不可久勞有妨種耕如城修了當可因往逐州軍按閱廂禁軍或見淮甸有大利便可具奏來　癸未臣僚言國家置武學養士皆月書季攷以作成之而武臣登第止許參選入監當錢穀之任銓部積壓猥多差遣艱得後雖許通注沿邊親民巡尉往往皆遠惡去處多不顧受是致武臣及第之後所用非所養甚非朝廷教育作成之意欲望睿旨將前後武舉及第之人其間有兵機練達武藝絕倫可為將佐者許侍從

擢鄭僑等及第　王炎宣撫四川　譏察淮海盜賊

薦舉乞賜召對量才擢用或令注授屯駐諸軍機幕幹辦參贊軍謀庶幾有以激勸詔令監司帥臣管軍侍從已上薦舉　是月親試舉人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命參政王炎宣撫四川仍舊參知政事

夏四月辛卯左祐劉子契勘楚州係極邊重地路當衝要本州之東地名鳧魚溝北沙一帶抵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乞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前去置廨舍警察奸盜緣元管海船二百餘隻搬運海州軍糧間探之類甚為濟用其一帶正瀕淮海與射陽湖通濟地分闊遠誠恐本官出巡臨時闕官拘轄令欲剏置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譏察淮海盜賊

論差長　抑耆弊　置言事籍

聽羊滋使喚從之　是月詔去歲災傷州郡流移人令常平司所在收卹賑給　五月癸亥刑侍汪大猷言國家立保正之法緣法中許顧兼耆長者聽故數十年來承役之初縣道必抑使兼充蓋保正一鄉之豪官吏百須可以仰給故樂於並緣以為己利凡有差募互相論糾乞令諸路常平司相度或別有所見可行者限一月條具來上俟到令本部參以見行條法立為定制從之　詔後省官置言事籍看詳臣僚士庶言事詳擇其可行者條上　是月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作情重奏裁　六月戊戌　上御便殿初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以致目眚至是康復陳俊卿

陳俊卿諫騎射

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盛德非細事也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為全德之君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才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以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

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又曰古之命大臣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證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令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哉又曰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況毬鞠之戲本無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嘶蹷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間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録令茲之失蓋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踶

單時諫擊毬飲酒　賜孔璪官

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爲之寒心哉
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
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
也臣願陛下克己厲行一以　太祖爲法則盛德光
輝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光哉
右諫議大夫單時亦上疏諫　上面諭曰卿言可謂
愛朕前此時爲侍御史嘗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
上大喜之詔輔臣曰擊毬朕放下多時飲酒朕自嘗
戒　賜孔璪官宣聖四十九世孫也　秋七月丙寅
宰執言近日上書論邊事者悉送兩編修官擇其可
行者與可去者或可留存者各以其類相從置簿抄

上以備他日採擇從之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乙未中書門下省奏白劄子寺監丞簿學官大理司
直寮院編修之類謂之職事官朝廷所以儲用人才
比年以來往往差下待闕數政除授猥濫賢否混淆
何以清流品何以厚風俗欲望特降指揮今後職事
官須見闕方得除人其已差人却恐待次之久無闕
可授乞朝廷稍復諸州添差簽務通判簽判教授屬
官等闕以處之他時職事官有闕却從朝廷於曾差
下人內選擇召用庶幾內外之職稍均朝廷紀綱稍
正詔已差下人如應赴在半年內許令赴上在半年
外人各以資序高下除授一次其所復添差等闕令

陳俊卿虞允文並相

後更不作闕三省常切遵守

臣留正等曰職事官朝廷所以選而用之者也今乃一官豫除數人以待闕所選非所用所用非所選不謂之猥濫混淆可乎　壽皇聖帝因時通變各以資序高下添差外任一舉前弊而頓空之上不失朝廷之正誼下不拂士夫之私情如決積水於不流之淵徐而導之水既疏通而亦無奔潰之患茲其所以爲捄弊也故特著之爲萬世法

是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左右僕射　九月丁巳中書門下省勘會諸路監司近來多不巡按官吏貪惰無所畏憚間有出巡去處又多容縱隨行公吏等

乞覔騷擾理宜約束詔諸路監司令後分上下半年依條巡按詢訪民間疾苦糾察貪惰不職官吏仍具詣實以聞如敢依前容縱公吏等乞覔騷擾當議重寘典憲　己未新江東運副程大昌朝辭　上宣諭曰近來監司多不巡歷卿爲朕徧行諸州察守令臧否民情寃抑悉以聞奏　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守臣欲郡計辦集而不恤縣道之匱乏致使橫斂及民　上曰甚不體朕寛恤之意且如稅賦太重朕欲蠲減但有所未及當次第爲之機又奏曰諸處有羨餘之獻皆移東易西以求恩倖　上曰今之財賦豈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却之　壬申詔三衙諸軍

應有違軍律弊事統兵官特與放罪差主帥措置日下盡行除革其軍校有因教閱損壞軍器官為給錢修補單身火飯務令飽足不得多斂錢米却行減尅借差軍兵戰馬多破白直諸處竄役回易私占官兵悉行拘收入隊教閱務要軍政整肅諸處送到官員月給并應副索客及諸般名色掊斂減尅陪填羸落以為私用等錢物並計贓論罪私借人馬亦計庸科斷其違戾統制統領將佐從主帥按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主帥失於糾舉亦重作行遣先是樞密院奏國家撫養戰士令轄主兵官督責教閱以備緩急使喚近來三衙諸軍統兵官循習私意恣為不公顯是

復監司避本貫　詔臧否守令　林栗等言祀禮

有害軍政遂修具十一事乞行懲革故有是詔　是
月復監司避本貫法　是秋令監司帥臣臧否守令
　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竊惟祀帝于郊在國之南就
陽位也國家舉行典禮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
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圜壇其二在城西東照院望
祭齋宮蓋緣在京日孟夏大雩別建雩壇於郊邱之
左季秋大享有司攝事就南郊齋宮端誠殿今城西
望祭齋宮於就陽之義無所依據欲望詳酌除三歲
親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攝事歲中四祭並即圜壇
以遵舊制從之續禮部侍郎鄭聞等言國初沿襲唐
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邱謂祈穀大雩享明堂

申禁受納加耗

祀圜丘也唯是明堂當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博士趙叡之請有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又寓於齋宮端誠殿竊見今郊邱之隅有淨明寺欲乞遇明堂親饗則遵依　高宗皇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從之　冬十月庚子臣僚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束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嚴甚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逮朝廷特降和糴却以出剩之數虛作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申戒州縣杜絕弊倖庶寛民力從之　是月賑温合州水災守臣不以聞各降官落職放罷監司各降

中嚴
記注

命沂
駁胡
繳

記注者限一日親録實封報門下中書後省事干機
密難於録報者只具因依申知又勅應記注事不報
門下中書後省者以違制論欲乞睿旨降付兩省檢
舉前件條令庶幾得以特書大書埀信萬世詔檢坐
見行條法申嚴行下　辛未給事中兼侍講胡沂進
對論朝廷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　上曰三代盛
時如此卿職當繳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
而不言
臣留正等曰朝廷命令或出於人主之獨斷或出
於大臣之開陳有司惟無駁正則已苟有所駁正
上不拂主意則下拂宰相矣此舉職所以為難而

不許守臣薦通判嚴監司郡守選

其言獲從者尤爲不易也　壽皇聖帝訓勅攸司
明白如此蓋惟恐其有所避而不敢言而未嘗患
其有所拂而以爲難從也嗚呼聖哉
是月令守臣毋得薦舉通判有履行著聞職事修
舉者許監司列銜保奏　嚴監司郡守選令侍從臺
諫兩省官各舉京朝官以上三人保任終身限五日
聞奏見任郎官不在薦舉之數　十二月甲辰秘書
監兼史院編修李燾言臣竊見太平興國三年初修
太祖實録命李昉等同修而沈倫監修五年成書及
咸平元年　眞宗謂倫所修事多漏略乃詔錢若水
等重加刊修呂端及李沆監修二年書成視前録爲

稍詳而 眞宗猶謂未備大中祥符九年復詔趙安仁等同修王旦監修明年書成 太宗實錄初修於至道再修於大中祥符九年 神宗實錄三次重修哲宗實錄亦兩次重修 神宗 哲宗兩朝所以屢修則與 太祖 太宗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已又輒以私意變亂是非紹興初不得不爲辨白也誣謗雖則辨白而漏略固在然猶愈乎近所修徽宗實錄蓋 徽宗實錄疎舛特甚史院已得旨修四朝正史竊緣修正史當據實錄實錄儻差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筆乞用 太祖 太宗故事將 徽宗實錄重加刊修更不別置司局只委史院

張栻論恢復事

官取前所修實錄子細看詳是則存之非則去之闕則補之誤則改之實錄先具正史便當趣成又言臣近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許臣專意討論　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長編既具即可助成正史　是月張栻新除嚴州入見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且謂栻素論常與己合數遣人致意栻不荅見上首言曰先王所以建功立事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胸中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理必精守義必固天人

張言張風譞言乞賞
栻誕之　栻聽攷

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主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若中原之內聞吾君愛惜百姓如此又聞百姓安樂如此則其歸孰禦　上曰誠當如此況中原之人本吾赤子必襁負其子而至矣栻又奏今日誕謾之風不可長至如邊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不然或有誕謾豈不誤陛下倚任　上曰若誕謾必至誤國事栻又奏先聽其言却考其實此所謂敷奏以言明庶以功栻至郡問民疾苦首以丁鹽紬錢太重爲請詔蠲其半　降會子二十萬貫行

降會子收兩淮銅錢　復置萬弩營

兩淮漕司收換銅錢兩淮州郡並以鐵錢及會子付使　是冬措置兩淮陳子實言准旨揮復置萬弩營令乞以神勁軍爲名合行事件乞並隸屬官田所兼乞下淮東漕司就眞州計置營寨又遇招到萬弩手以本軍忠勇使効爲名支給例物并免户下科敷差役及三百畝稅賦並從之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八

孝宗皇帝八

乾道六年春正月壬子朔　是月黄中入對初中兼給事中内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安穆皇后家當賜田而奪殿前軍所買田以自入軍士以爲言事下户部尚書韓仲通不可而侍郎錢端禮奏予之中復封上羣小因是媒孽中遂罷去諫官尹穡詆中爲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至是上思中老儒召赴闕引對中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者爲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

召黄中

之儺固非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　上皆聽納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中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中前在禮部論上作樂事中去踰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無　欽宗梓宮遠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而盡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中未滿歲即乞告老且陳十要道之說以獻且曰用人而

黃中知無不言

黃中陳十要道

治不救火罷

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贓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　甲子詔真州六合縣遺火延燒居民寨屋統制官錢卓並不用心救撲顧是弛慢不職可降三官　丙子建康都統制郭振言已降指揮令振同淮西總領相度揀選屯田堪披帶人充入隊帶甲不堪披帶人且令依舊屯田於所得子

利內約度支給養贍契勘屯田官兵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少若將不堪披帶官兵止於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乞將屯田諸莊內除巢縣界柘臯莊各召歸正人耕作外其和州界屯田並行廢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詔其田令和州召人租田如無人即估價召人承買　是月戶部言自放行度牒已賣一十二萬餘道令考遍年所納免丁錢止增三五萬貫顯是州縣侵隱望行下諸路提刑司檢察括責盡數入經總制帳每季起發從之

二月壬午朔　是月詔均役限田畧曰朕深惟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

定三務場歲額

省諸司吏貟

罷淮東總所

復都大發運使

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深思熟計為朕任此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留以負委托　三月壬子朔户部侍郎葉衡言三務場每歲所收入納茶鹽等錢依指揮比較如有增羨方理賞切慮將別色應數欲乞立定歲額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收趁及額方得推賞　是月省諸司吏貟　罷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仍以總領兩淮浙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所為名　復都大發運使以史正志為户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江州置司尋降緡錢三百萬充糴本户部一百四十萬左藏南庫一百六

十萬尋命總領並兼發運使、罷鑄錢司以其事歸
轉運司　罷四川安撫制置司併歸宣撫司　夏四
月乙未校書郎劉惇奏蜀中毀錢以為銅而乃欲榷
其銅以鑄錢　上問蜀中有出銅處否惇對蜀中銅
山但有名耳　祖宗時嘗榷其銅額不過三百六七
十斤　上曰元來所出止如此惇奏不但止如此亦
自元無之沈該嘗作相建議令榷銅山之銅時王之
望為轉運使風采震動一路然竟不能榷後但科數
民間以應朝廷之令而已　上曰如此豈可
臣留正等曰聖王取民之制因其所有而不強其
所無因其所有則下有樂輸之心不強其所無則

論衛文公致富

上無苛取之令後世興利之臣不知出此以辨集爲功以掊克爲能往往課無責有徒自戕其本根此爲國者之所深慮也　壽皇因議臣之言知蜀非產銅之地不强所無以爲民病聖訓昭灼足以示來世矣

劉焞又奏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事　上問衛文公能致富莫只是節儉所謂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否焞奏作傳者但記其恭儉之事至於文公操心自別有道所謂秉心塞淵是也若如此沈審即無輕發之事自不枉過歲月所以如期致富也　上曰極是極是　焞又奏論崇觀以後政事多

論崇觀以後君子小人

不要其終曰引法曰鈔法曰方田水利曰官田曰水運曰開邊　上曰此皆崇觀創爲之否焞奏崇觀皆以紹述爲名建立政事人多乘時獻言故多所更張　上曰獻言者固是迎合朝廷聽之亦太不審焞奏治平以來君子小人消長事　上曰朕每痛念自治平以前都無事皆自王安石唱之其後章子厚蔡卞繼之至靖康間大臣尤庸繆無狀更不曾畫一策以至敗亂焞奏大抵君子消之幾盡小人既去則不免用庸人　上曰極是朕每以此爲戒　上又曰大抵小人之進多因迎合朕每誦兩句云不察察以爲明不穆穆以爲恭小人察之亦豈勝察但令無可迎合足

陳俊卿乞籍民兵

矣 令淮東萬弩手候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施行時陳俊卿爲相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敵至而决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 上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自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五月癸丑臣

革郊祀拋降弊

僚奏每遇大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足於平民並不支還價直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姦宿贓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闊之典豈不能捐十數萬緡錢選清强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許客旅販賣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絶去姦弊變怨嗟爲謳歌如此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和氣不召而自至矣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天生民而作之君所以爲民也君代天而爲之子所以承天也人君誠能修其紀綱布其恩惠使閭里富庶和氣充塞則天心不期而自

論節儉奢侈

格矣古之郊祀器以陶匏犧以繭栗所以寓其誠而已秦漢以來非不遵古制而屬車一動煩費滋多有司奉行肆為科擾吏緣為姦民受其害此適以奸至和之氣豈足以當天心乎

壽皇講郊禋之禮而議者以有司循例拋降為言詔條具而行之所以祈景命而介多福也

辛酉校書郎蕭國梁論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而有虛耗之弊蓋用之者多不止為征伐也　上曰不獨漢武帝為然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承平之後未有不奢侈朕他無所為止得節儉又論鹽鐵商車緡錢等事皆取民無藝　上曰正不必如

茶法不可更變

上問廣南裏事

此又論今日坑冶不必搜茶鹽不必外為之法　上曰　祖宗茶法已盡是誠不可更變

臣留正等曰古之為國家者類皆成於節儉而敗於奢汰故卑宮室惡衣服禹所以興至桀則以瑶臺瓊室而亡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湯所以興至紂則以酒池肉林而亡矣自三代以至漢唐靡不然者　壽皇聞蕭國梁用財之說反覆論議深懲漢武之失至謂他無所為止得節儉此與禹湯之意若合符節誠百王之軌範也

甲子前知賓州龔茂良進對　上曰廣南在　祖宗朝多以重臣分鎮後來士大夫乃以入南為憚南

聽言當責功效

省罷繁併征稅

方農事近來如何茂良奏嶺外土曠人稀亦多不耕之田蓋緣頃歲湖寇侵擾廣東人户流移今漸次復舊因論奏聽納之道當以功效成否責言者若未見功效而遽賞之恐好言利害之人紛然競進　上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豈可未見效便賞言者茂良奏其下文明言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蓋恐反此復爲預防之說以告舜　上曰正是如此　庚午户部狀已降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稅頗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臨安府自北郭稅務至鎮江府沿路一帶稅場内地里接近收稅繁併去處合行省罷庶幾少寬商賈詔從之

治天下以禮　留胡銓侍經筵

臣留正等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是征商一法古者所不忍爲也今天下州縣率道里數十而置一二征商之地蔬果魚肉錙銖必計歲所得以萬數其利誠甚夥矣不知仁人在上父母斯民將焉利此此　壽皇聖帝初欲盡蠲都城之稅而終以諸路征稅頗繁是亦省其可省者與

癸酉新知泉州胡銓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說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宮觀兼侍講

臣留正等曰舜命九官人皆知其爲咨四岳而不

詔戒士夫風俗

知舜之咨四岳不過數語而必以能典禮者首咨焉亦惟禮之爲用急於他務不敢忽也方乾道六禩　壽皇聖帝銳情治功一時操術宜必有急先者今銓進對乃獨發明聖訓有唯禮不可以己之之說上心矍然不忘諳記收銓泉南之命亟寘華光俾從勸講深欲銓益以禮義開導啓沃此與舜用伯夷口口伯夷以事舉銓以言揚意豈異哉

甲戌詔曰朕嗣承大業所賴薦紳大夫明憲度總方畧率作興事以規恢遠圖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柙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事之間翫歲愒日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便文自營以爲智

模稜不決以為能以拱默為忠純以繆悠為寛厚隆
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見趍事赴功之人則舞
筆奮辭以沮之遇矯情沽譽之士則合從締交以附
之甚者責之事則身渝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獨
行之操安得伏節死義之風豈廉恥道喪之日久而
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于衆也繼自
今其洒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爾嘉或不
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　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
為良民之害願行耆長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為之罷
去保正之役臺諫戶部看詳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
指揮耆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人

並罷欲下兩浙路權依此給顧直募耆戶壯丁從之

戊寅詔舊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於未然之前臺諫則劾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章疏太頻憚於論列深未盡善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雖是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少有未當更可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事　是月進呈四朝會要　上皇玉牒　左僕射陳俊卿罷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以爲未可復手疏言之事得少緩允文至是復申前議一日　上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　祖宗陵寢淪於異域者四十餘

俊卿不主請陵寢議

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痛
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
聖謨庶雪國耻然性質頑滞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
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留班面奏欲俟
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
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
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
兹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
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
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
許出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平西

上意向虞允文

北泛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初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垕應制科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垕詞業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俊卿奏元祐中謝悰亦獨試機蓋爲人所使耳　上詔俊卿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謀以是沮應辰而對　上又不以實二人因此遂罷應辰竟以與右相論事不合求去俊卿奏應辰剛毅正直乞留之因數薦應辰可爲執政　上初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　上意益向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矣　俊卿在相位曾覿官滿當代庭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漸東總管處之　上曰覿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

俊卿去乃召曾覿　劉凱失舉降官　竄曾造配皇甫謹　增以絹定贓罪

此陛下出覿及大淵中外無不歎仰盛德今外間竊議以謂覿必復來願陛下捐私恩以伸公議　上稱善久之俊卿既去覿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　閏五月壬午詔廣東運判劉凱特降兩官以凱嘗奏曾造之最至是造犯贓凱以失舉坐罪故也造前知潮州以贓敗除名勒停編管南雄州仍籍沒家財又前知橫州皇甫謹以侵盜官物入己特貸命刺配梧州　甲申刑部狀據建康府司法參軍趙善寅申準勑節文今後權將勑律內應以絹定罪之法更遞增一貫通四貫足斷罪外有勑內以錢數定罪擬欲一例遞增一貫乞備

布衣上書訴寃獄

申朝廷又刑部狀據太平州申亦爲上件事並送部看詳本部乞將應紐絹定罪更增一貫通作四貫其以錢定罪者亦合一體更與遞增一貫詔從之　壬辰鎮江府金壇縣布衣陳士英上書秀州有大辟公事送鞠於常州勘官郟次雲行司張濤臨鞠結案其人枉就死地後致正殺人者出官首身秀州取元行案張濤本縣隱蔽夫前寃枉之獄既如此後容吏之罪又如此有公道乎體上意乎刑獄之大者尚如此矧其小者灼見其弄法矣詔令呂正己體究申尚書省

臣留正等曰至治之世善旌謗木參錯並建而工

聲商旅皆得以隱情自達於君上故朝家無秕政

天下無寃民至今誦之我　壽皇聖帝之在御也

一法吏之賤疑計錢定罪之或失則勅有司定其

條一布衣之微明鞫獄結案之或枉則委使者究

其實有所不言言無不入官師相規而士傳言茲

其類與

癸巳中書門下省檢正左右司狀奉旨條具三省

煩碎不急之務合歸有司者申尚書省令取到三省

諸房所行事務并六曹煩碎例申朝廷事件詔並行

之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之圖任宰相可謂全其

體矣當是時大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咸口小而技巧工匠器械之鮮及視漢宣帝無愧也宣帝之相惟丙魏號有聲丙吉不問牛喘似矣而魏相方以總衆職用至言鼓琴之賤工所以任之者何如耶雖然天下之事分積寸累不見其煩日因月循不知可厭方 壽皇未有條具之旨大軍牧馬所須草料使人射弓所用例物祭祀之羊豕待班之木文思車輅之閼專庫軍器作坊之逸兵匠諸如此類殆以百數牢相一一躬親之其體安在非 壽皇赫赫芟除中書之務混并甚矣宣帝視此不有愧乎

革沿江治征弊

治不躬視水灾罪

己亥臣僚言方今重征之弊莫甚於沿江如蘄之江口池之鴈　自昔號爲大小法場言其征取酷如殺人比年不止兩處凡泝流而上至於荆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本無重貨謂之虛唱宜征百金先抛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欲乞行下沿江諸路監司嚴行禁革及刷沿江置場繁併處取旨廢罷從之　壬寅詔江東諸郡多有被水去處漕臣黄石不即躬親按視止差縣官前去顯是弛慢可降兩官

臣留正等曰國家奄有方夏提封萬里雖天相聖德屢有豐年然旱乾水溢偏方遠郡豈盡無之縣慮踰放之多而利源絶賑救之急而官司煩隱於

被水放身丁錢
治內侍請求罪
行錢會中半法

州者多矣州既赤立惟縣倚辨縣不以告州亦安知幸賦斂之如初憂備具之無出隱於監司者又多矣設若監司復不經意噭噭赤子顧將疇依壽皇罰當其罪天下快之夫監司按視之不親猶有明罰使其隱水旱不言又可免耶

癸卯詔江東運司將建康府太平州被水分縣四等五等人户令年身丁錢並與放免一年不得巧作名色依舊科取如有違戾令監司按劾許人户越訴

丁未詔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徐玫叔為不合請求曲法特降一官送吏部與遠小監當 是月詔諸州入納解發並用錢會中半 范成大為祈請使

范成大祈請陵寢

為陵寢受書二事也敵復書畧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雖以為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瀆令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於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自紹興和敵後定受書之禮及乾道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上頗悔之先年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敵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至是虞允文議遣使　上問誰可使者允文薦李燾及成大退以語燾燾曰今往敵必不從不從必以死爭之是丞相

黃中預料敵情

寢陳良祐

置奇州鐵錢監

殺燾也更召成大告之成大即承命　兵部尚書黄中嘗從容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今欽廟梓宮未返朝廷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口口之無君或以是而窺我矣　上異其言比成大致書敵果以為詞云　詔遣使本為祈請　祖宗陵寢而臣下妄興異論可見不忠不孝吏部尚書陳良祐可放罷送筠州居住時議遣泛使往請陵寢良祐上疏爭之故也　置舒州鐵錢監從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每歲以五十萬貫為額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八